

陣綫報

BARISAN SOSIALIS MALAYA

436-C, Victoria Street, Singapore, 7. Tel: 25660. MC(P) 0207

語錄

帝國主義最怕的是亞洲、非洲、拉丁美洲人民覺悟，怕世界各國人民的覺悟。我們要團結起來，把美帝國主義從亞洲、非洲、拉丁美洲趕回它的老家去。

山河主

307 期 17-11-1968

社會主義陣綫機關報

本期 12 號

15 分

黨十一月
十二日聲明

嚴厲譴責大逮捕 必須釋放全體被拘者

人民的民主權利被傀儡政權剝奪殆盡！

打從一九六八年十一月十日（星期六）的凌晨開始，拉曼李光耀當局便在馬來亞大陸的各州，對其政治對手（包括勞工黨和馬來亞人民黨的男女黨員、政治被拘者家屬、職工會領導人、學生和教師）展開了瘋狂的大逮捕；同時，在這一事件之前的一星期，也在星島對社陣（包括學生）進行了肆意的逮捕行動。對於拉曼李光耀傀儡當局的這一系列的瘋狂反撲，一切有正義感的人民必須給予最嚴厲的譴責！截至十一月十二日為止，罪惡昭彰的傀儡政權已經在馬來亞大陸和星島二地肆意地逮捕了超過一百五十人，而且，還叫囂着要進行進一步的逮捕勾當。過去的二星期來，社陣、勞工黨及馬來亞人民黨的好多黨所，甚至私人住宅，都遭到肆無忌憚的襲擊；黨的負責人被特務跟踪，他們的行動受到嚴密的監視，在各個城市與鄉村，到處籠罩着一片越來越緊張和白色恐怖的氣氛。

這一切的一切，再一次不可辯駁地證明了：整個馬來亞（包括新加坡）是一個警察國；同時，也具體生動地描繪了在拉曼李光耀傀儡當局的「統治」下，馬來亞人民根本聞不到一丁點民主與自由的味兒！就在不久前，傀儡當局還大吹大擂地推出一個所謂「人權年」的玩意兒；但是，廣大人民看得非常清楚拉曼李光耀傀儡當局的徹底虛偽的嘴臉，廣大人民親身體會到，他們根本沒有絲毫的真正的民主權利。他們能夠了解，為了迎合美英帝的需要，傀儡當局必然會使用最反動、最法西斯的卑鄙伎倆，以踐踏人民、鎮壓人民爭取民主與民族解放的正義鬥爭！

大逮捕是殖民地制度的一部分，在美英帝統治下的馬來亞，對政治對手進行的大逮捕是屢見不鮮的、司空見慣的。過去的幾十年來，

成千上萬的反帝愛國志士被逮捕、被放逐，以及被殺害；直至今天，大逮捕這個罪惡勾當仍然被繼續地使用。其實，它實在是馬來亞進行法西斯迫害的殖民地制度的一個不可分割的組成部分了！一旦廣大人民的鬥爭發展到一個強大的、足以威脅美英帝及其當地反動派的切身利益的時候，大逮捕就跟着發生了；而且，每一次進行大逮捕的時候，美英帝以及當地傀儡政權便大耍「共產黨威脅」的戲法，以替它們的殘暴的法西斯迫害辯護。與此同時，它們也把美英帝以及當地反動派自己所製造的一切丑惡的陰謀詭計推在所謂「共產黨威脅」。

這就是「奪取政權的暴力路線」的「白皮書」出現的背景。

漏洞百出的「白皮書」

到底「白皮書」是一個怎樣的貨色呢？拉曼李光耀傀儡當局發表的「白皮書」，是一個各種謊言、歪曲以及徹頭徹尾捏造的大匯合、大會串，是在丑八怪的面頰上大抹所謂「證據」的脂粉，妄圖製造一個假象，使人誤信其神話故事是有什麼「事實」的基礎的。這分「白皮書」發表的真正目的，不僅是要為拉曼李光耀傀儡當局的法西斯逮捕辯護，同時，也要模糊、誤導廣大人民以及不足夠警惕的黨員；而且，它也妄圖提供所謂「證據」，為美英帝繼續佔領在馬來亞以及東南亞其他地區的軍事基地的丑惡嘴臉塗脂抹粉，從而為它們的反中國、反人民的政策大開方便之門。其次，這分「白皮書」只不過是反動派用來法西斯鎮壓人民的藉口，只不過是大家現在所熟悉的，由美國

中央情報局以及其他反革命的組織所經常擠出來的謬文的翻版而已。

但是，「白皮書」內的神話故事，天方夜譚是無法，同時也不能夠欺騙反帝的人民的。傀儡當局利用卑鄙無恥的許啓鈺這個所謂勞工黨全國「主席」，這個曾經滲透入人民隊伍里來，而現在又自己暴露為敵人代理人的大壞蛋的臭名，以長其「白皮書」內神話故事的聲勢，就是整個事件無法令人相信的最好明証！

除此之外，這分「白皮書」還充滿着各式各樣的矛盾，真是漏洞百出。比如：一方面，它宣稱（讓我們引用海峽時報——美英帝在馬來亞的喉舌的字眼），「共產黨已經決定不顧種族和諧，而傾全力支持華族種族主義分子」在「國語」問題上的「要求」；可是，另一方面，「白皮書」却聲言，馬來亞共產黨向馬來亞的各民族同胞發出緊密團結的呼聲！非常明顯的，如果說馬來亞共產黨向馬來亞各民族同胞發出緊密團結的呼聲，那麼，她就不可能要求馬來亞種族緊張的局面，這是很難自圓其說的。傀儡當局一手編織的故事又怎能令人相信呢？

其次，根據「白皮書」所說的，馬來亞共產黨曾經大力鼓吹勞工黨在一九六七年後期所採取的「群眾鬥爭為主、議會鬥爭為輔」的政策與路線；但是，「白皮書」也指出，馬來亞共產黨又發出全面抵制一九六九年「大選」的呼聲。事實昭然若揭的，如果說馬來亞共產黨發出全面抵制「選舉」的呼聲，她就不可能會呼出所謂「群眾鬥爭為主、議會鬥爭為輔」的相結合的政策與路線了。因此，像這種矛盾百出的「白皮書」的故事，又怎能使人深信不疑呢？

馬來亞人民團結起來！打倒美英帝國主義及其拉曼李光耀傀儡政權
粉碎「馬來西亞」，反掉假「獨立新加坡共和國」
爭取真正獨立民主統一的馬來亞！

評剝削漁民的“聯邦魚產銷售制度”

最近，拉曼傀儡政權在「憲報」上公布了所謂「聯邦魚產銷售制度」，由魚產銷售局來控制及管理魚產銷售。所謂「聯邦魚產銷售制度」說是爲了照顧漁民的利益，爲漁民消滅中間人，確保給予漁民與消費人公平價格，無意從中牟利等等。但是這個「制度」却引起馬來亞各地漁民、漁販——漁業公會以及廣大人民群眾群起反對。

其實所謂「聯邦魚產銷售制度」是爲控制、壓迫和剝削漁民、漁販以及所有勞苦大眾的反動措施。「聯邦魚產銷售制度」是要將馬來亞各漁村每日出產的鮮魚，全部歸入「聯邦魚產銷售局」由該局統籌統辦，並從中抽取貨值之五巴仙利潤。這樣一來，窮苦漁民辛辛苦苦捕

定的鮮魚的銷路和價格就任人擺布、任人剝削，致使家無隔日糧的漁民生活更悲慘。這不是揭露了「照顧漁民」、「消滅中間人」、「無意從中牟利」的鬼話嗎？

所謂「聯邦魚產銷售制度」規定之「投標制度」，是極不利於漁民的，它會使魚價不穩定，浪費時間，使漁發臭，嚴重打擊銷路。這是拉曼傀儡政權不擇手段剝削、打擊勞苦漁民的一大暴露。

所謂「聯邦魚產銷售制度」規

定須在該局操縱下，進行現金交易，繳收按標金及納每年十五元禮申費，將限制零售魚商及漁販的買賣。因爲他們資金短缺影響購買數量，以至影響魚產銷路，最終將使漁民難以生活。這不是剝削是什麼？

以上幾項事實，就足夠說明，所謂「聯邦魚產銷售制度」不是照顧漁民而是爲壓迫和剝削漁民，不是「消滅中間人」，而是把自己擺在剝削漁民的中間人地位，不是「確保給予漁民與消費人公平價格」，而是確保拉曼傀儡政權能够榨取一定利潤而擬定的。

(轉入第四版)

從上述的事實看來，無疑地，「白皮書」所說的所謂「證據」只不過是政治部一手製造的天方夜譚而已！整份「白皮書」就是一個由政治部編造的道道地地的神話故事，目的是企圖對馬來亞人民爭取民族解放日益洶湧澎湃的鬥爭的鎮壓作辯護；企圖對華文教育以及南洋大學的鎮壓作辯護；企圖爲拉曼李光耀傀儡當局的反中國、反人民的政策作辯護；企圖對巫統黨內不滿情緒的鎮壓作辯護；企圖對園坵、礦場以及其他行業的工人的壓迫和剝削作辯護；企圖威迫廣大工人、漁民、農民，特別是那些在馬來亞大陸鄉村地區的人民，和所有經已看穿「魚產銷售局」、「鄉村發展局」及其他組織（由傀儡當局一手設立並用來欺騙人民）的騙局而起來參與爭取民族解放鬥爭的人民！

總而言之，這份「白皮書」是一個徹頭徹尾的神話故事，是一個用來鎮壓以及恐嚇馬來亞人民的藉口！

爲什麼大逮捕會出現在這個時候呢？

但是，爲什麼會產生最近的大逮捕呢？又爲什麼選擇在這個時候呢？籠罩着拉曼李光耀傀儡當局的所謂「威脅」以及「不祥的陰影」又是什麼呢？

答案是：馬來亞人民的反帝鬥爭日益洶湧澎湃，而拉曼李光耀傀儡也極端害怕目前馬來亞大陸註冊的政黨，即勞工黨和馬來亞人民黨，害怕他們會追隨社陣在星島所採取的政策與路線，而抵制即將於一九六九年中期到來的「大選」！那些志願和反動派合作的敵人代理人、幫兇、壞蛋，通過採取非常誤導性的錯誤政策與錯誤口號，極盡所能地妄圖扭轉這兩個政黨的前進步伐，而朝向要參加即將來臨的「大選」。但是，這些非常誤導性的錯誤政策與錯誤口號，絲毫不會，而且也不能欺騙革命的幹部和廣大革命群眾；相反地，馬來亞大陸的

革命幹部和革命群眾却以堅決無情的態度，徹底、全面地暴露了他們的丑惡面目！對於反帝的人民說來，事情已經發展的越來越清楚，唯一符合當前整個馬來亞政治形勢的緊急需求的正確政策與正確口號，就是抵制以及徹底暴露「議會」的獨裁本質，全面暴露偽「議會民主」，以及欺騙性的「議會選舉」，大力幫助人民拋棄對所謂「一人一票選舉」的幻想，教育人民緊緊依靠自己的力量，去開展爭取民主與他們的基本利益的群眾鬥爭。

勞工黨和馬來亞人民黨黨內的革命幹部正以豪邁的英雄氣魄，高舉正義的紅旗，大步前進。人民黨雪蘭莪分部的黨員經已向雪蘭莪州「議會」，沙叻秀以及沙登新村的「地方議會」提出了集體辭職；當前的趨勢是：儘管公布了所謂「群眾鬥爭爲主，議會鬥爭爲輔」的政策，絕大部分的革命幹部和革命群眾，將堅決執行全面抵制即將來臨的「選舉」的路綫，全面拋棄議會鬥爭，集中全力大搞群眾鬥爭，在今後的鬥爭中貫徹群眾路線的實質。這個事實並不是什麼「秘密」。這是整個馬來亞人民都已經知道的事實。

1969年爲「大選」，必然將進一步的暴露「馬來西亞」和所謂「星加坡共和國」的假「獨立」、暴露「議會民主」的虛偽、揭穿「議會」本身的反動本質；同時，也促進整個馬來亞（包括星島）的群眾鬥爭。社陣的抵制「星加坡選舉」經已促進了鬥爭的向前發展；抵制1969年大陸的偽「大選」必然會給馬來亞人民爭取民族解放的鬥爭帶來一個新面貌，新階段，新高潮！

最後勝利一定屬於人民！

這個就是深深地擊中拉曼李光耀傀儡要害的「威脅」和「不祥的陰影」。拉曼李光耀傀儡之所以怕得要死，並不是害怕「輸掉」「大選」，而是害怕在偽「大選」中沒

足夠的「反對黨」，從而無法製造「大選」中競爭熱烈的熱鬧場面，無法欺騙廣大人民；害怕抵制「大選」會加速馬來亞的所謂「議會制度」崩潰、瓦解，會助長馬來亞人民的政治覺悟的加速提高，以及加快人民反對美英帝及當地反動派，爭取民族解放的勝利步伐！

這就是爲什麼會出現大逮捕，同時又爲什麼會在這個時候產生的主要因素了！

但是，拉曼李光耀傀儡當局的一切陰謀詭計必然失敗！那里有壓迫，那里就有鬥爭；壓迫得越厲害，鬥爭就越迅猛！我們堅信，大逮捕一定不會，而且也根本不可能動搖抵制和暴露1969年「大選」這個騙局；一定無法，而且也根本不可能阻礙馬來亞人民的鬥爭向前邁進。相反的，鎮壓只能够使人民更有決心進行民族解放的鬥爭！

那些和傀儡當局密切合作，而參與偽「選舉」的傢伙，只有更進一步暴露他們的反動嘴臉，一定遭人民的唾棄和孤立。馬來亞人民的群眾鬥爭必然會發展，必然會擴大，必然會加劇；人民一定贏得最後的勝利！

我們嚴厲譴責傀儡當局對政治對手、革命學生和教師的大逮捕！

拉曼李光耀傀儡當局必須立即、無條件的釋放所有被任意逮捕的人士，必須無條件釋放全體政治被拘者！



來論

軟骨病和硬骨頭

——致《星洲日報》主筆先生的一封公開信

東風樓主

星洲日報主筆先生：

您的名言說論，本人一向十分注意。您寫了很多話，本人記憶力自稱不差，但也忘了泰半，只記得您曾經指責星島的左翼犯了「左傾幼稚病」云云，當時，本人對您的「偉論」云云，那時，本人對您的「偉論」幼稚病」，那您又是站在那一邊呢？是站在左的一邊還是右的一邊呢？人家是「左傾幼稚病」，您大概自認為是右翼成熟者吧！當然，您不敢冒認自己是「左翼成熟者」的。您難道認為，所謂「議會民主」在新加坡有存在嗎？您難道忘了，一九六三年九月大選時，幾位中選的社陣「立法議員」，還沒「上任」就被拉去關禁嗎？竊以為，您對偉大的列寧的著作「共產主義運動中的左傾幼稚病」一書並沒有認真讀過，盡敢盜用「左傾幼稚病」這個名詞來罵人，這就違反「知之為知之，不知為不知」的古訓了。

後來，又讀了您幾篇批評星洲社會的弊病的社論，隱隱約約之中，流露了對倒行逆施的行動黨政權的不滿情緒。您大概是因為「國會」裡頭沒有反對黨，而毛遂自荐，鑽出頭來要當自封的「反對黨」吧！當然，您只能當個「議會」外的

人，那麼，您對於李光耀嚇唬報館的霸道行徑有說一字兒嗎？有批評半句話嗎？如果您有種的，您為什麼不對李光耀這種壓制輿論的行徑加以抨擊呢？您不敢這麼做，那就証明您自己也患了軟骨症！

主筆先生，您身為報人，大家都認為報人是「消息靈通界」。但是，有許多新聞，鬧到整個星島都轟動了，而您的報紙却因為「奉行動黨的指令」不敢發表半個字兒，這又應該怎麼解釋呢？例如同香港中國海員在新加坡海面進行的反迫害鬥爭，你們和另一家親美反動的資產階級報章「南洋商報」都採取了鴛鴦政策。這只能這樣解釋：您和您的一些同僚患了軟骨症——請這些新聞從業員不要生氣太快，自己如果真的患軟骨病，那就不必「諱病忌醫」，而要面對毛病，對症下藥，克服軟骨病。當然，也可以像你們的同事——可敬的主筆先生，來個「阿Q精神」自我解嘲：「這並不是因為新聞記者特別骨頭軟，而是因為我們的整個兒社會正在患有這種嚴重的軟骨症」（見星洲日報十一月九日社論）新聞從業員當中也有骨頭不軟的，但是他們在報館裡頭沒有權力。

主筆先生，您說我們的整個兒社會正在患有「軟骨症」，這句話有毛病。在我們整個兒社會——指馬來亞（包括新加坡），硬骨頭的人也不少，不盡是軟骨病者。那些在進行着艱苦的革命鬥爭的人們，不是硬骨頭嗎？那些不向拉曼李光耀政權的壓力與迫害低頭的反帝志士不是硬骨頭嗎？我們相信，隨着革命形勢的發展，隨着人民的覺悟不斷提高，硬骨頭的人必定越來越多。

主筆先生，您自己總該懂得——儘管您不肯或不敢說出來——行動黨政權是歡迎軟骨病，最怕、最恨硬骨頭。

請您不要視而不見：社會主義陣綫的領導人林清祥、林福壽、傅樹楷等人還被李光耀政權關在監牢里！他們犯了什麼罪呢？新加坡不是所謂「法治」的「國家」嗎？但是，律師出身的李光耀竟不敢將林清祥等公開審訊，這不是很滑稽嗎？林清祥等人一關就關了近七年，（轉入第十版）

的毛澤東思想武裝起來的馬來亞革命人民，絕不容許蘇修叛徒集團破壞人民革命的罪惡行為繼續下去，我們絕不會寬恕你們這種無恥的背叛行徑。我們必將以實際的行動對蘇修叛徒集團予以有力的打擊！

主筆先生，您說我們的整個兒社會正在患有「軟骨症」，這句話有毛病。在我們整個兒社會——指馬來亞（包括新加坡），硬骨頭的人也不少，不盡是軟骨病者。那些在進行着艱苦的革命鬥爭的人們，不是硬骨頭嗎？那些不向拉曼李光耀政權的壓力與迫害低頭的反帝志士不是硬骨頭嗎？我們相信，隨着革命形勢的發展，隨着人民的覺悟不斷提高，硬骨頭的人必定越來越多。

主筆先生，您自己總該懂得——儘管您不肯或不敢說出來——行動黨政權是歡迎軟骨病，最怕、最恨硬骨頭。

請您不要視而不見：社會主義陣綫的領導人林清祥、林福壽、傅樹楷等人還被李光耀政權關在監牢里！他們犯了什麼罪呢？新加坡不是所謂「法治」的「國家」嗎？但是，律師出身的李光耀竟不敢將林清祥等公開審訊，這不是很滑稽嗎？林清祥等人一關就關了近七年，（轉入第十版）

蘇修叛徒集團面目的再一次暴露

世界革命人民偉大的導師毛澤東主席教導我們，「什麼人站在帝國主義封建主義官僚資本主義方面，他就是反革命派。」

大家都知道，「馬來西亞」是美英帝國主義炮制的新殖民主義貨色。拉曼傀儡政權是完全全代表帝國主義封建主義官僚資本主義利益的。自從，蘇修領導集團背叛了十月革命，背叛了無產階級革命與無產階級專政，背叛蘇聯革命人民和世界革命運動，墮落成爲現代修正主義者以後，就一直和拉曼傀儡政權勾勾搭搭。今年，竟然與「馬來西亞」建立正式的外交關係。而後，又邀請拉曼傀儡政權的頭目拉查前往莫斯科，進一步商討蘇修叛徒集團對馬來亞進行政治、經濟和軍事的滲透，公開與直接地對拉曼傀儡政權提供軍事援助（軍火和各種戰爭物資，訓練軍事人員），極力幫助拉曼傀儡政權鎮壓馬來亞與北加里曼丹人民的革命武裝鬥爭。這充分暴露了蘇修集團完全站在反革命方面。

本月七日，蘇修駐「馬來西亞」大使庫茲涅索夫，竟然跑到「馬來西亞廣播電台」，無恥地說什麼「馬來西亞給蘇聯駐馬大使館之協助與良善的態度，表示感激」，公開叫嚷什麼「蘇聯和大馬經已開闢新的機會以促進雙方互惠的貿易，經濟，科學與文化合作，並促進兩國政府與人民間的相互了解，信賴與友善關係，」如此等等。這再一

次爲「馬來西亞」的新殖民主義性質塗脂抹粉。而拉曼傀儡政權，也相應地對蘇修叛徒集團的「援助」與「友好」大力吹噓。

誰都知道，拉曼與拉查是東南亞反共人民的急先鋒。今天，它們竟然允許一個所謂「社會主義國家」，利用它們的電台紀念十月社會主義革命。這不就再清楚不過地戳穿了蘇修集團的反革命丑惡面目嗎？這不正好說明蘇修叛徒集團與拉曼傀儡集團有了共同的語言，而又搞得火熱了嗎？這不是蘇修叛徒集團背叛國際無產階級革命，破壞馬來亞人民反封建革命鬥爭的明顯罪証嗎？

事實昭然若揭地指出，庫茲涅索夫的廣播談話，再一次將它叛徒的丑惡嘴臉赤裸裸地暴露在馬來亞人民面前，進一步說明了蘇修叛徒集團加強同拉曼李光耀傀儡集團，公然破壞與鎮壓馬來亞人民的革命鬥爭。這表明，蘇修叛徒集團已經成爲馬來亞人民的敵人，已經成爲馬來亞人民必須堅決予以暴露、反對、打擊的外來敵人。

在這裡，我們馬來亞革命人民要再次鄭重地表示，以光焰無際



大眾
呼聲

揭開“政協報”反工人的陰謀

≡工人≡

衆所周知，“政協報”是美英帝的走狗集團——李光耀傀儡政權通過它們的代理人搞出來的黑貨。最近一期的“政協報”除了照舊登載幾篇反人民反共，頌揚傀儡政權的文章外，還特別刊登一篇題為「陣綫報的「亂談謬論」目的為何」的文章。該文露骨陰毒地大罵所有福利巴士工友，污蔑為人民服務的「陣綫報」。

「政協報」對於福利巴士資方

威脅「開除」和「懲罰」工友的「敕令」表示「大快人心」之後，就狗吠狼嚎地破口大罵我們勞苦售票員為「如狼似虎」，真是可惡之極，反動透頂。告訴「政協報」一言：我們是光榮的工人階級。不容你們污辱。你們只不過是一小撮帝國主義的走狗，人民的叛徒而已。

「政協報」站在反動的資本家的立場上，對我們工人階級恨之入骨，像要吞吃我們似的。「政協報」把全體售票員說成「如狼似虎」後，就羅列了許多所謂「罪狀」，說什麼「乘客在車上被售票員辱罵

」，什麼「年老的人慢一點下車，售票員就破口大罵」，什麼「小學生在車上顛頭簸簸，五分錢車資慢一點交出來，就被逐下車」，什麼「乘車沒有散錢，用一元鈔票買車票就被反聲相譏一頓」。請看！這不是完全站在資本家立場上在咒罵工人嗎？這不是在替資本家辯護嗎？在它們的狗眼里，似乎所有福利工人都是蠻不講理的，這也不行，那也不行，只有資本家行。

我們認為，福利工友由於受資本家壓迫和剝削，由於要負起重重的生活担子，當然不比公子哥兒的可以整天悠哉閑哉。因此，有時在工作的時候難免會脾氣暴躁了些，對搭客服務「不周到」，這是需要搭客體諒的，但絕不會像「政協報」所咒罵的那樣「如狼似虎」，這簡直是含血噴人！

我們知道，貪婪無厭的大資本家為了獲得厚利，常常不顧工人的死活，要工人為它拼死拼活。福利巴士資方為了加緊壓迫和剝削，強迫限制車輛來回川行的時間，長年不增加川行車輛。這樣，工友們為了趕時間，避免太擁擠，因此對搭客有時服務「不周到」，這是資本家造成的，不是我們工人願意這樣做。這些事實，難道「政協報」諸君就真得視而不見了嗎？還是故意閉起眼睛說瞎話？

必須指出：「政協報」站在反對工人的立場上，對工人作了種種攻擊和污蔑，但是對於資方的種種壓迫和剝削工友的反動措施却只字不提，對造成壓迫和剝削的社會因素也只字不提。這就充分暴露了「政協報」是一百巴仙反工人、徹頭徹尾的親資本家的黑貨。其實「政協報」不過是資本家、李光耀傀儡政權及其美英帝主子的辯護士和喉舌罷了。

「政協報」污蔑和攻擊福利工友和「陣綫報」不是偶然的。它是為了把工友兄弟形容為「如狼似虎」和洪水猛獸，激起社會人士對工友兄弟的不滿情緒，使人民不團結，從而轉移人民對資本家、李光耀傀儡集團及其美英帝的不滿和鬥爭，其用心何其毒也；另一方面，「政協報」還陰毒地要把「陣綫報」形容為不講理、不擺事實的報紙，企圖降低「陣綫報」的威信。其用心又何其毒也。

廣大人民群眾都會認清：工人兄弟不是「如狼似虎」，「陣綫報」不是「亂談」的報紙。恰恰相反，「政協報」才是一批為虎作倀的狐群狗黨，亂吠亂談的黑貨。

「政協報」，你們繼續和更起勁地狂吠吧！

反動政權迫害小商人

一村民

拉曼李光耀為了維持它們走狗集團的經濟利益和統治壽命，同時為了在倫敦和華盛頓主子的種種利益，因此對馬來亞（包括新加坡）人民進行瘋狂的壓迫和剝削。它們是靠壓迫和剝削人民拖延壽命的。

本月三日（星期一），上午十點鐘，李光耀傀儡集團陰惡地僱傭一批拆屋人員和打手約二、三十名，攜帶拆屋武器，乘坐一輛車，由「建屋局」地牛押着，要到芽籠區來拆屋。車進了鄉村時，個個耀武揚威，高聲叫囂，使許多村民吃驚，以為是大禍降臨了。

該拆屋車開到芽籠廿九巷內立德小學左邊的建勝發枋廊廠，就氣勢兇兇，毫不講理地將該枋廊的售板料辦公室及晒板棚、籬笆、廁所等東西亂砍亂拆，使該號損失約數百元。這種無理的暴行，村民無不咬牙切齒，同聲譴責李光耀走狗集團為法西斯主義者。

該號是晒板工業，其木板專供家私店。該號本在小坡，因傀儡政權野蠻迫遷，未得賠償，後搬到芽籠廿九巷，已有一年多。他的行業得到地主的允准，不料今天復遭李光耀走狗政權加以破壞。實在令人萬分氣憤。

我們要抗議李光耀傀儡集團迫害小商人的暴行。你們必須立即停止這種暴行，必須賠償受害者的損失。你們如此欺壓人民，將受人民嚴厲懲罰。

（接第二版）

所謂「農業銷售局」已被事實證明是加深壓迫剝削農民，多方抑低穀產價的反動工具，今天，所謂「聯邦魚產銷售制度」又成為盤剝漁民的反動工具，足見拉曼傀儡政權對窮困農民、漁民政策的反動性。

長期以來，拉曼李光耀傀儡政權死心塌地地為美英帝國主義、外國壟斷資本家效勞。以去年年財政出赤字，債台高築、經濟危機重重，無法擺脫。因此，拉曼李光耀傀儡政權成為國際的大乞丐，東借西討，同時向人民進行殘酷的剝削，苛捐雜稅。置人民死活於不顧。而所謂「聯邦魚產銷售制度」就是向漁民、漁販和廣大人民增收的一種新的課稅——無恥剝削的新課稅。

事實說明，拉曼李光耀傀儡集團是馬來亞人民的壓迫者和剝削者。它們不會減輕而只會加重對人民的壓迫和剝削。事實說明，拉曼李光耀傀儡集團是美英帝、外國壟斷

資本家的罪惡滔天的走狗。因此，解決馬來亞漁民、農民、工人以及所有受壓迫受剝削人民的痛苦，就必須團結起來，進行反迫害鬥爭，把美英帝及其走狗政權打倒，建立起真正獨立、統一、民主的馬來亞。這樣漁民就能改變「打魚人家代代窮」的困境，同馬來亞所有人民群眾，共同過着沒有人壓迫人、沒有人剝削人的新生活。馬來亞人民要實現新生活，就必須爭取實現新社會。

我們全力支持我國馬來亞人民、漁販等受迫害者所進行的正義鬥爭。你們的鬥爭，就是我們的鬥爭。我們不要對拉曼李光耀傀儡政權抱有絲毫幻想，不要把希望寄托在反動派的明哲上，應該發揚漁民為反迫害求生存所展開的海上大示威的敢鬥敢勝的造反精神，把鬥爭更進一步更深刻的掀起來！



毛主席的光輝事跡

星

火

燎

原

本文提要：一九三〇年九月的一天，毛主席率領着紅軍，又來到了安源。自從一九二七年蔣介石叛變革命後，在革命的緊要關頭，毛主席挺身而出，發出「武裝奪取政權」的偉大號召，在井岡山創建了第一個革命根據地。如今，毛主席又以「用鄉村包圍城市，然後取得城市」的戰略思想，武裝了安源工人，給中國革命指出了勝利的方向。

在毛主席親手撫育下成長的安源工人，成百上千地參加了毛主席親自率領的紅軍。安源工人緊跟着偉大領袖毛主席，為中國革命和世界革命開創一條嶄新的大道。

天剛微明，巍峨的安源山，籠罩着白茫茫的霧氣；沉寂的煤城，搖曳着暗淡的燈光。忽聽得一陣陣嘹亮的軍號聲，在牛角坡那邊響起。隨着，一支雄壯的隊伍開過來了。人們聽着那熟悉的號聲，那親切的話語，就知道是子弟兵來了。他們抑制不住狂喜的感情，連忙迎了出來。

「紅軍來了！」

「毛委員來了！」

喜訊就像閃電一樣，頓時傳遍了安源山麓，煤城外內！

這是一九三〇年九月的一天，我們偉大的領袖毛主席親自率領着紅一方面軍，又一次來到安源。

自從一九二七年轟轟烈烈的大革命遭到失敗以後，各派軍閥在帝國主義的支持下，連年不斷地進行混戰。一九三〇年五月，又爆發了蔣介石與閻錫山的戰爭。在這血雨腥風的歲月里，災難深重的安源煤城，所有的革命群眾組織，如「安源路礦工人俱樂部」等幾十個工會、農會橫遭封閉，楊士傑等幾十位革命同志慘遭殺害。……

黑雲壓城城越堅，抽刀斷水水更急。英雄的安源工人，牢記着毛主席的偉大教導，刀在手，槍在膛，前赴後繼，一直同國民黨反動派進行着殊死的搏鬥！一直盼望着毛主席率領紅軍來解放安源！

烏雲散，紅日照安源，毛主席果然率領紅軍到安源來了！成千成萬的工人群眾，懷着無限激動、無限喜悅、無限尊敬的心情，從幾十里以外的礦區和農村，翻山越嶺，涉水過河，奔向安源。你看那，紅色的帽徽紅領章，紅旗飄飄滿山崗；你聽那，千人呼，萬人唱，歡歌雷動震雲霄！安源煤城的工人們，又見到了日夜想念的紅太陽！

第二天一清早，在安源路礦工人俱樂部門前的大草坪上，人們用門板和毛竹搭起了一個主席台。紅旗在台上迎風招展，寫着「熱烈歡迎中國工農紅軍！」「紅軍萬歲！」「打倒國民黨反動派！」的標板，插滿主席台的四周。

中午時分，一聲雷笛響起，人群如潮水一樣湧進會場。里三層，外三層；山坡上，牆頭上，到處都站着人。紅軍的隊伍雄赳赳、氣昂

昂地走進了會場。會場上的氣氛十分熱烈，人聲喧騰，歌聲四起，這邊的工友們唱「路礦工人歌」：

被人侮辱壓迫的唯我勞工，
被人侮辱壓迫的唯我勞工，
世界啊！我們當改造，
壓迫啊！我們要解除，
改造世界除壓迫。
團結我勞工。

那邊農友們唱起了「暴動歌」：

我們大家來暴動，
消滅惡霸地主咳！
農村來革命，
殺土豪、斬劣紳，
一個不留情！
建立蘇維埃，
工農來專政，
實行共產制，
大家有田耕，
無產階級起來鬧革命，
一定要成功。

那高亢入云的「當兵要當紅軍」的歌子也唱起來了：

當兵要當紅軍，
處處工農歡迎，
官長士兵一樣，
沒有人來壓迫人！

在一陣狂風驟雨般的掌聲中，毛主席神采奕奕，精神抖擻地登上了主席台，無比親切地出現在安源工人的面前。紅太陽的光輝，普照着每個人的心田！

這時，蘇維埃主席袁德喜同志宣布大會開始。話音未落，從樹頂直掛到地面的鞭炮立刻響起來。緊接着，紅軍司號。

會場上鞭炮聲、軍號聲、歌聲、歡呼聲，交織成一支多麼威武雄壯的革命戰歌！

袁德喜同志以無比興奮、激昂的聲音，向大家說：「現在，請我們的毛委員講話！」

霎時間，台下爆發起驚天動地的掌聲和歡呼聲！千萬張掛着淚水的笑臉望着紅太陽，千萬顆紅心在激烈地跳蕩！

毛主席身穿一套洗得發白的灰軍裝，打着裹腿，穿着布鞋。毛主席那高大魁梧的身影，彷彿還帶着征途的硝煙；那明亮的雙眼，流露出對同志對人民的無限熱愛。毛主席向大家揮手，無比親切地說：

「工友們，各界父老兄弟姐妹們，你們好！我們的隊伍回來了，又同各位見面了！……」

毛主席雄壯有力的聲音，響徹萬壑千山！偉大領袖親切的關懷，像暖流流遍每個人的周身！英雄的安源工人滿懷深情地望着偉大領袖毛主席，看着這一面面火紅的戰旗，這一系列列鋼鐵般的紅軍隊伍，不禁回想到，毛主席帶領他們走過的那段艱苦卓絕的戰鬥歷程……

三年前，也正是這個時候，蔣介石公開叛變革命。在這歷史轉折的緊要關頭，我們偉大領袖毛主席挺身而出，力挽狂瀾！粉碎了陳獨秀右傾投降主義路線，發出了「武裝奪取政權」的偉大號令！毛主席親自發動和領導了聲勢浩大的「秋收起義」。安源工人奮起響應，和萍鄉、醴陵、瀏陽的農民一起，組織了工農革命軍，緊跟偉大統帥毛主席，轉戰千里，縱橫馳騁，在井岡山創建了第一個紅色革命根據地。

手撫戰旗懷往昔，毛主席啊，毛主席！安源工人格外想念您。而今手執梭鏢肩扛槍，安源工人對您更加親！毛主席啊！是您抓住軍閥混戰的時機，親手制定了「爭取江西，同時兼及閩西、浙江」的偉大戰略方針，率領紅軍從井岡山沖殺下來，「直下龍岩上杭」，轉戰閩西、閩南，開展土地革命和「工農武裝割據」，取得了一個又一個的偉大勝利！使革命根據地和紅軍得到蓬勃發展！

在這革命的關鍵時刻，黨內以李立三為首的「左」傾機會主義者，却把幼小的紅軍從閩西等革命根據地調集去攻打長沙和其它中心城市，眼看中國革命就要遭到新的挫折和失敗！

毛主席啊，毛主席！是您以無產階級革命家的英雄氣概和胆略，擊退了「左」傾盲動主義路線，耐心地說服了前去攻打長沙、執行「左」傾盲動路線的人，把他們從「左」傾盲動的邊緣挽救出來！如今，您率領着這支部隊從長沙勝利地來到安源。您那「用鄉村包圍城市，然後奪取城市」的偉大思想，武裝了安源一萬七千多工人，給英雄的安源工人，給全國、全世界的革命人民指出了一條寬廣的勝利大道。

回顧那走過的道路，那一條寬廣的勝利大道！回顧那走過的道路，那一步不閃耀着您偉大思想的光輝啊！……

在一陣又一陣熱烈的掌聲中，毛主席英明地分析了當前的形勢，指出了這是反革命潮流開始下落，革命潮流開始高漲的時候。中國是

全國都布滿了乾柴、很快就會燃成烈火。「星星之火，可以燎原」！毛主席滿懷革命的樂觀主義精神和革命的豪情，對大家說：我們紅軍只有幾萬人，一無銀行，二無槍炮局，國民黨反動派把我們這里圍着打，那里圍着打，打，打，打，我們還是照樣革命，照樣吃飯！...

大家聽到這里，格外振奮，都使勁地鼓起掌來！這一陣陣掌聲，充滿了對偉大舵手毛主席的無限信賴，充滿了對革命勝利的無限信心，充滿了對反動派這只紙老虎的藐視鄙視！

接着，毛主席簡要地介紹了蓮花、永新、遂川、安福、寧岡、鄱縣等革命根據地打土豪、分田地和「工農武裝割據」的如火如荼的鬥爭情況。

大家聚精會神地聽着，眼前彷彿看到了革命根據地人民「分田地真忙」的熱烈情景；耳邊彷彿傳來了革命根據地人民慶祝解放的歡樂的鑼鼓聲。...

這時，在主席台前的一些工人，紛紛向毛主席訴說他們在國民黨反動派和資本家、工頭壓迫、剝削下的悲慘處境，他們異口同聲地說：「毛委員，我們跟你當紅軍去！」

毛主席高興地點了點頭，告訴大家：要不受壓迫，要想過好日子，就只有堅決地和反動派作鬥爭，跟着共產黨去！萍鄉快要解放了，農民有其田，工人有工作；再過卅年、五十年，就可以建立勞動人民的新世界！

毛主席一席話，說到大家的心坎里去了。人人感到心明眼亮，鬥志昂揚！人們按不住這無比激動、無比喜悅的心情，縱情地歡呼啊，跳躍啊，一個光輝燦爛的未來，就在前頭！

大會剛一結束，就有一千多工人跑到紅軍政治部來，要求報名參軍。政治部門前人山人海，川流不息。那一隊隊小伙子，跟着紅軍在練「一、二、一」；那一群群小娃娃，跟着紅軍在唱「當兵要當紅軍」的歌子。安源煤城的父老姐妹們，都在爭送自己的親人參加紅軍。

在毛主席親手撫育下成長的安源工人隊伍，經過了一次又一次的戰鬥洗禮，在烈火中煉就了一副無產階級的硬骨頭！他們一批又一批地走上了井岡山，成為紅軍隊伍中一支重要的骨幹力量！沒有上井岡山的工人，遵照毛主席的教導，拿起槍桿，深入附近農村，發動群眾，組織游擊隊，堅持戰鬥。安源這時已成了井岡山革命根據地的對外聯絡站。在敵人嚴密的封鎖下，仍然有白髮蒼蒼的老人，為紅軍傳送敵情報告；有青年礦工把一担担彈藥、藥品，源源不斷地送到山上，有力地配合了井岡山的鬥爭。

早在一九二八年十一月廿五日，毛主席在「井岡山的鬥爭」這篇

光輝的著作中就寫過：「湖南省委答應送安源工人來北，函盼實行。」在這偉大的革命鬥爭年代里，我們偉大領袖毛主席對一萬一千多安源工人何等關懷、何等信任啊！

今天，英雄的安源工人，又成百成千地走進了紅軍戰鬥的行列，革命的隊伍更加壯大了！他們都深深地知道，自己肩負億萬勞苦大眾的殷切期望，肩負着整個中國革命艱巨的重担！他們即將跟隨偉大領袖毛主席，闖刀山，過火海，南征北戰，叱咤風雲。為中國革命和世界革命，開創一條嶄新的大道！

我們偉大領袖毛主席在安源的日日夜夜，一直都在緊張地工作着，不是開會做報告，就是研究作戰部署。有時候更深半夜，毛主席還在油燈下批閱文牘有時鷄叫頭遍，毛主席還在那山路間巡查崗哨。...

從深夜到黎明，毛主席為了中國革命和世界革命在日夜操勞啊！

就在這百忙之中，毛主席還經常去訪貧問苦、慰問烈屬。毛主席把紅軍節衣縮食省下來的錢，分發給貧苦的安源工人，人們感激得熱淚盈眶！他們怎能忘記啊，毛主席上了井岡山以後，每時每刻都還在關心着一萬七千多安源工人。毛主席經常對紅軍戰士說：我們今天有槍桿子，鬥爭比我們更艱苦，我們要幫助他們！這樣就在紅軍生活極端困難的情況下毛主席還派人下山，一方面做好革命的宣傳教育工作，一方面幫助安源工人解決生活困難。偉大領袖的心啊，永遠與勞苦大眾緊緊相連！

有一天，毛主席在紅軍政治部接見了楊士傑烈士的愛人。

這天，她剛走進政治部的住屋，就見到一位身材高大、身着舊軍裝的紅軍首長，笑容滿面地迎上前來。她一見，感到特別熟悉，特別親切，心里像升起了一輪紅太陽！十年前，不就是他一步一步地走到安源，下礦井、進工棚，給我們工人指出了一條光明大道！不就是他親手把士傑培養成了堅強的革命戰士！不就是他。...

「毛委員！毛委員！」

她認出眼前這位紅軍領導人，就是工農勞苦大眾的大救星毛委員啊！她抑制不住激動的感情，緊緊握住毛主席的雙手，眼淚就像泉水一樣奪眶而去！她興奮而激動地說：「毛委員啊，我日夜盼望紅軍，終於盼到了！國民黨反動派在這里殺屠了多少人啊！士傑...也被敵人...殺害了！...」

此情此景，引起多少人悲壯的回憶！三年前，一個隆冬的早晨，北風凜冽，大雪紛飛。楊士傑同志帶着沉重的腳鐐手鐐，面對着敵人帶血的刺刀，臉不變色，昂首闊步，走上刑場！一路上，楊士傑同志振臂高呼：「中國共產黨萬歲！」「打倒國民黨反動派！」

激昂的呼聲，壓過了漫天咆哮的風雪，使敵人胆顫心驚！共產黨人的英雄形象，就如同那安源山上挺拔的紅松，傲霜鬥雪，郁郁葱葱。毛主席無限懇切地望了望她，深沉而有力地說：「我都知道了，不要難過啊！士傑同志說得對，革命不流血是不會成功的，烈士們的血決不會白流！革命一定會勝利！好好把孩子帶大，將來為死難的烈士報仇！為革命事業而奮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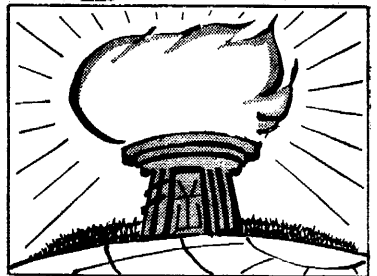
毛主席宏亮的聲音，在天地間轟鳴，在人們心里迴響！

是啊，英雄的安源工人牢記毛主席的教導，在黑云壓城的日子裡，在敵人的屠刀下，他們從來沒有被嚇倒、被征服，沒有後退一步，他們從地下爬起來，揩乾淨身上的血跡，掩埋好父兄的尸首，踏上烈士們沒有走完的路程，高舉起烈士們手中的旗幟，拿起刀槍，又繼續戰鬥了！

幾天以後的一個深夜，毛主席率領紅軍向吉安進發了，浩浩蕩蕩的隊伍，直到黎明時分才全部走出安源街口。在這支隊伍里，有着兩千多安源煤城的英雄工人，他們扛着鐵鎬、斧頭，挑着從礦礮那里奪來的炸藥、雷管，豪情滿懷，信心百倍，緊跟偉大統帥毛主席，踏上了新的征途！

這天早晨，人們聽說紅軍出發了，都難捨難分地趕去為紅軍送行。人們有的爬上樹梢，有的奔上山坡，望着那鮮紅的戰旗在前頭飛揚，目送着這支威武雄壯的隊伍，迎着朝陽，向前挺進！他們彷彿看見毛主席正在向他們頻頻揮手，他們的耳邊迴響着毛主席那宏亮的聲音：「工友們...我們的隊伍來了！...」

這時，東方燃燒起火紅的朝霞，如今革命的星星之火正逐漸發展成為燎原的烈焰！眼下，國民黨反動派，雖然貌似強大，氣勢兇兇，但實際上都是一只紙老虎。英雄的安源工人都堅信，中國革命在偉大領袖毛主席英明的領導下，必將勝利！革命的高潮快要到來，正像偉大領袖毛主席所指出的：「它是站在海岸遙望海中已經看得見桅桿尖頭了的一只航船，它是立於高山之巔遠看東方已見光芒四射噴薄欲出的一輪朝日，它是躁動於母腹中的快要成熟了的一個嬰兒！」



光 照 全 球



(46)

1968

地下鐵流 (三幕劇)

紅鋼

〔人物表〕

老蘆：鐵匠，五十歲左右。秘密抗日工作者。
二溜：小學徒，孤兒，十三歲。
胡大剛：廿三歲，秘密抗日工作者。
丹山武夫：日本高級將領。
王財貴：廿四、五歲，馬奸。日本特務部人員。
其他：日本少尉、日本兵、特務、乞丐。

〔第一幕〕

日期：一九四四年初。

時間：某月某日上午。

地點：一個小城鎮蘆鐵匠的家。

。出場人物：老蘆、胡大剛、二溜、日本少尉兵士。

〔布景〕：這是一間鐵店。牆壁都崩裂了，顯示出這建築的年代。一扇鐵欄枝窗口，是唯一透光的隙口，這時，早晨的陽光正由這里照射進來。門，永遠是虛掩着的，屋內光綫幽暗，周圍空氣污濁。地上、木架上零零散散堆放着許多鐵枝、用具、鐵塊、靠近窗口處，是蘆鐵匠下功的地方。幕開時，蘆鐵匠在揮汗鑄鍛，敲打着鐵器。二溜正在挑弄着爐里的火。

二溜：師傅，你說日本鬼子幾時會退走？

蘆：（放下鐵鎚，以肩部揩汗）退走？二溜子你希望日本人早點退走嗎？

二溜：當然的，你看，它們個個兇神惡煞，到處放火殺人，到處搶劫……它們都不是人，師傅，為什麼我們不把它們趕快赶走？

蘆：（放下工作，坐近二溜，含笑拉過他，撫着他的頭）唔，對的，它們都不是人，它們都是一群披着人衣的野獸。二溜子，你有志氣赶走日本鬼子嗎？

二溜：（抬起頭，凝視着蘆鐵匠的臉）師傅，我……我恨死日本鬼子，它們放火燒了我的家。殺死了我爸爸、媽媽，姐姐給日本鬼子……（突然熱淚盈眶）。

蘆：（安慰地）二溜子，不要流眼淚，這樣流眼淚會給敵人笑我們。我們要的是堅決活下去，堅決和敵人拚！二溜子，你回答我剛才的問題，你有志氣把日本鬼子赶走嗎？

二溜：（堅決地）師傅，我有，你……你相信我。

蘆：好，好，二溜子，你真是個有志氣的好孩子。師傅相信你，只要你記住你爸爸、媽媽、一家人，還有千千萬萬同胞是怎樣被日本鬼子殺死

的，記住這血海深仇，那麼，會的，終有一天，我們會把日本鬼子從馬來亞赶走，我們要叫它們活着進來，死着抬走！二溜子，別難過，把眼睛望得遠遠的……你記得我給你講過的抗日軍叔叔殺敵人的故事嗎？

二溜：記得，記得，我永遠記得。（突然，有人敲門）

蘆：二溜子，開門去。（開門處，一個青年人，背着包裹走進來）

蘆：（迎上前）這位大哥，你要什麼？

胡大剛：我要一把鐮刀，柄是銅的，長兩尺三。

蘆：刀身多長？

胡：三尺二。

蘆：是紅鋼？是黃鋼？

胡：是紅鋼，紅火里煉過的。

蘆：你是……

胡：我是胡大剛，這是李地委的介紹信。

蘆：（看過信）很好，胡同志，我歡迎你的到來，多一個人，多一分力量。

胡：別客氣，老蘆同志，我知道你是我們這里的老革命，我還要你幫助呢！

蘆：這那里話。我們走在一起，同吃一鍋飯，就是要互相幫助。對了，胡同志，山里的形勢怎樣？

胡：（眉飛色舞）非常好，上個月，一支鬼子兵冒然闖進山里來「圍剿」。結果，陷進兄弟們的火綫圈，倒給我們全剿清了。後來，鬼子兵三番四次空中轟炸，部隊迅速轉移，敵人勞師再來，我們的部隊早已走了。鬼子兵的威風真給解放軍掃了下來！

二溜：（聽得出神，不禁發問）胡叔叔，我們殺死鬼子幾個？

胡：多了。（伸出三個指頭）

二溜：卅個？

胡：三百個！還繳了許多武器。

二溜：（伸了伸舌頭，高興地）太好了，什麼，我長大了也當抗日軍，殺！

（突然，遠處警笛狂號，由遠漸近）

蘆：大剛，你來的時候，有沒有尾

巴？
胡：不會的，我看清楚，一路也非常小心。

（二溜走近窗口，警車從門口掠過）

蘆：這些傢伙，大概又找到什麼獵物了。

胡：（脫去外衣）師傅，我可以上工了吧？

蘆：哈，對，叫我師傅，以後你便是我的助手了。

（轉頭吩咐小溜）小溜子，把胡大哥的包袱搬進去，再打個床鋪）

（小溜搬東西下）

胡：我現在應該幫你做些什麼？

蘆：你就幫我搬搬火吧！慢慢再學會這把戲。

（他們開始工作）

（門突然被推開，一個日本軍官帶着兩個荷槍實彈衛兵走進屋里。胡大剛一時緊張，準備行動，蘆赶忙暗示鎮定）

少尉：你是這里的師傅嗎？

蘆：是，少尉，請問……

少尉：（指着胡大剛）這是你兒子嗎？

蘆：是我的助手！

少尉：証件！

胡：什麼証件？

少尉：他媽的，証件，你不懂？

蘆：通行証（打眼色示意）大剛，拿給少尉看。

（胡遞過証件，少尉看了一通，丟在地上還他）

少尉：（看看衛兵）你們出去，在門口等我！

兵士：是！（行禮，下）

（這時，小溜手里拿着鐵條，兇狠地從後門閃出，似有所動作，蘆很快看見，立刻制止）

蘆：小溜子，放下東西，給少尉先生拿烟來，快！快！快呀！

（小溜子被喝，只好放下鐵條，轉身不滿意地捧出香烟來）

蘆：（含笑敬烟）少尉，抽烟，怠慢處，請原諒。

少尉：（接過烟）喂！鐵匠，你聽着，我現在正式通知你，在這個月底交上一百把單刀，純鋼的。這是皇軍命令，不得違抗。

卅號我來拿貨。如果到時交不出，我就要你的頭！明白嗎？

蘆：不敢、不敢，少尉吩咐，我們照辦就是，只是時間方面恐怕太急了些吧！

少尉：什麼，十天通知，太急了？

喂，我倒要問你要不要你的頭？

蘆：少尉，別生氣，我只是說，我們人手少，只我一個人打不了多少！

“廣告文學”作法的秘訣

長天

投說，搞文化工作很「吃苦」，出版刊物這一行很「不景氣」。因此，文人學士們在出版時總要訴這個苦，怪「文化」這行飯「難吃」。但是另一方面，文人學士們又大發豪言；有的說，雖吃苦也不顧啦，為神聖的文化職！有的說，血本虧了，可是心安理得。言語之中，很露出他們竟是「文化沙漠」的拓荒英雄。但我一讀到這類「前記」、「後記」、「序言」、「跋」，總把文人學士們當成走江湖的術士，他們在打鑼敲鼓聲中總是不忘挺胸擊背，嘩眾取寵的，然後貼上自家藥膏，以示其功效，招徠顧客。文人學士們的說自己如何「茹苦」、如何「不顧一切」，目的也不外如此。

所以，我總把這些「前記」、「後記」、「序言」、「跋」當成一種廣告，雅一點叫「廣告文學」吧！

作家要登廣告，除了靠自己埋頭苦寫外，還必須請某某「知名作家」寫「代序」或拉一兩個專賺稿費的過路「批評家」寫寫「批評」之類，或在自己有的刊物上登一則「文訊」，填上「優秀作品」、「不可不讀」、「回味無窮」等動人的字眼。如此一來，「十年寒窗，一舉成名」的美夢就不難做成了！既一成名，白銀滾滾而來復何愁？說不定「黨國」還會另眼相看。這就是「文壇登龍術」。

「廣告文學」的創作有幾個「秘訣」。它早從起承、轉、合，演變成：吹、引、捧、叫。

什麼叫吹，吹就是盡其本領說長，本來沒有也可以說其有，說長不一定有長，文例如下——

最近，星洲一個非常活躍的學術文藝團體「新社」出版的「新社季刊」，是一本包括了，文化、教

育、與經濟等各方面的綜合性刊物，內容豐富，文學深入淺出，可說是一本對中學生有着實際幫助的刊物。……

把文化、教育、經濟溶於一爐，不可不謂其「長」了。但「新社季刊」，沒有列入政治一目，很使讀者莫明其妙。就我看來，「非共」政治是這個刊物的中心靈魂。

什麼叫「引」呢？引則有時引用大文豪之言，或過路「批評家」的話，以聲張氣勢。有時則引用書中片言斷句，列為精彩部份，叫人相信「貨真」，有時則不妨抄下目錄，以証實其果然「豐富」。

什麼叫「捧」呢？捧和吹是相呼應的。吹後必捧，所謂「身價」就是由「捧」出來的，你送我一頂「青年優秀作家」的帽子，我送你一個「大詩人」的雅號。「身價」提高了，自然「文運亨通」。文例「新社季刊」由星洲著名（？）教育家魏維賢先生主編，撰稿人多是新大及南大教職員。……

看！著名教育家主編的，又是南大新大專家教授們撰稿的名堂之大委實教人肅然起敬怎不招引顧客青睞呢？

什麼叫「叫」，叫實是也，文列——

「……這些都是很現實的問題都是高級中學生須要了解的問題，所以這些資料給予他們的幫助是很大的。還有一個特色，中英兩種語文的文章都有，對於提高第二種語文的程度，也有很大的幫助，此

外還有近代畫家作品介紹……」、「希望大家不要輕易放過閱讀「新社季刊」，因為這是一本對中學生有實際幫助的刊物。」

這段文字，正如綿織品廣告牌上的「保證永不縮水」，香烟廣告牌上的「抽了精神爽朗」，鷄精廣告牌上的「請喝白蘭氏，對你有益」一樣。這就是叫賣，廣告商很知道根據廣告宣傳去購物的心理，市儈文人何償不知道？

如今，「廣告文學」是極登時期，文人學士們「創作」序言、後記、「前記」、「跋」的興緻很高，大家生花妙筆，呼神喚鬼，「共和國文化界」一時大興此文風。雖則文化這行飯「難吃」，但吃這行飯的先生們也不少，大家爭先恐後，搶着作詩人、作家、學者。於是「文壇登龍術」很快登峰造極。行話雖說：「血本虧了，也心安理得」，實際上是「帽子搶到頭，才肯罷休」。

末了，還有個交代：以上文例，正是「新社文藝」編輯之一所「創作」的「廣告文學」。為行文方便，借來示範。這篇高文章可參考於十月十八日星洲「青年園地」版。



少尉：你一個人？他幹什麼的？（指胡）

蕭：他能够打，只是怕不精。

少尉：我不管，你辦不辦？

蕭：辦，辦，當然辦。

少尉：好了，別再嚕索，我沒時間（說完轉身下）

胡：媽的！

蕭：（一邊掩門一邊說）這傢伙，真野！

胡：師傅，你真的要為它們打刀？

蕭：怎麼了，老弟，你不幹？

胡：我……我在想，如果我們替它們打刀，不等於幫助它們殺害同胞，我們這樣幹好嗎？

小溜：是的，師傅，我不幹，我爸爸、媽媽就死在它們刀下！

蕭：（看看他兩）小溜，大剛，

你們別衝動，聽我說。我知道你們的心意，你們的話很對，可惜只對一半。我們要幹這種工作，不能憑一時衝動，逞一時痛快，如果我們魯莽行事，我們很快被撲滅。就說眼前，我們如果一口拒絕鬼子的要求，那麼，我們就會被殺掉，而一切跟隨着我們的任務也就葬送了，這是否必須慎重？再說，鬼子也可以從別處取得刀槍，不也可以同樣殺人？我們必須從積極方面着想，必須以最佳的方法打擊敵人，我指的是完成抗日任務，全面、徹底打敗敵人！

小溜：你不是說要有志氣打鬼子嗎？

蕭：對呀，要有志氣，但也要有

方法。小溜，你年紀輕，還沒有經歷。你剛才不差點闖了禍。要是你剛才真個動武，那後果將會怎樣？恐怕我們三人性命都難保，到時別說把日本鬼子統統趕走，就連報仇雪恨的事也談不上。這種無謂的犧牲是不負責任的表現呀！

胡：是的，小溜，師傅的話很對，我明白。剛才那狗子一進門，我就緊張，差點出岔子，還好師傅制止。

蕭：哈，哈，哈，說起來，剛才真給你們兩個嚇壞了！小溜子，怎樣了？唔？

小溜：我明白了，師傅。

（幕下午台燈光驟暗）

祖國的土地插滿不落的紅旗

馬羣

祖國的天空啊！
爲什麼
一片昏暗、陰霾
只因爲
魔鬼們撥弄着妖云邪氣
把紅太陽暫時遮蔽

祖國的大地啊！
爲什麼
充滿了腥風血雨
只因爲
豺狼們又張牙舞爪地
向人民瘋狂撲擊

但是，任魔鬼們兇焰萬丈
永遠也擋不住
毛澤東思想的燦爛陽光
豺狼們的暴虐猖狂
又怎能扼殺得了
革命火苗的迅猛傳揚

野蠻的逮捕
恰正是
紙老虎本質的自我暴露
暴力的鎮壓
不過是
反動王朝在垂死掙扎

起來吧！
祖國的兒女
旭日已從東方升起
一切黑暗終將過去
要埋葬拉李傀儡
革命到底爭朝夕

奮戰吧！
英雄的兒女
讓革命洪流洶湧地衝激
將英帝國主義連根除去
誓叫祖國的每寸土地
插滿不落的紅旗

從“散散步”說起

秋凌

我第一次去上工的時候，萬分的謹慎。一來是不知道老板的脾性，人地生疏。二來恐怕做錯了事，被抄了尤魚，因爲我嘗够了失業的苦漿。不料，老板竟是這般好。下午跑到我身邊來，笑咪咪地對我說：「如果你疲倦了，去外邊散步……。」我有點受寵若驚。老實說，的確疲倦，因爲不慣。但我沒有去散步，僅報於謹慎的微笑，心領了他的好意。

以後，老板再也不說這樣的話了，總是擺起威稜的面貌。當他責罵一個女工的時候——我去上工的第二天，那臉上就沒有了一絲「去外邊散步」的「笑咪咪」，直至他罵到我頭上來，並非是我「做錯」了，而是因爲我「做慢」了。我不禁笑自己初時的戰戰兢兢的心情。於是，我明白了他的「好意」。我終於嗅到「去外邊散步」的話，夾雜着數十個工人被壓榨的血腥。

老板由懷柔始，樹起了他的威

嚴，爲的是要我心悅誠服，死心塌地安於爲他拼命的現狀，而又懼於他的威嚴，雖有怨恨，也不敢有所行動。更何況現在有「法令」明文寫着：「剝削有理，不准罷工。」

老板的笑咪咪，是爲了加倍壓榨工人。又如「吳大人」在「免抽資金稅」的演詞中說：「政府將向那些有能力負責稅收的人士抽稅」，是一樣的道理。他不明言「有能力」者是誰，而又誓言「不向窮人

開刀」，擺出一副彌陀菩薩的模樣，正因爲被開刀的是窮人。這樣的轉彎抹角的愚民政策，不是和「去外邊散步」的笑咪咪同一模型麼？那麼，是不是說，人們就不穿或甘心安於現狀，將來就不反抗，永遠甘心被壓迫了嗎？也不是的。你看老板、「吳大人」之所以擺出威稜的、鬼魅似的臉孔來嚇人，目的就在先防着被壓榨、被欺騙的人們的反抗和鬥爭。

它們倒先防着：有警察、暗探、有軍隊、有「法令」、有催淚瓦斯、有新式步槍……然而枉費了心機。歷來的史實証明，沒有一個黑暗的統治者的鐵腕，能戰勝千千萬萬的窮苦人民。他們現在向窮人開刀，窮人們終會把他們肢解。這叫着：「以其人之道，還治其人之身」。

工人怒火萬丈高

——為錦發石廠罷工工友而寫

陳崗

鐵鎚敲開石山，
厚繭的雙手把石斗推，
石頭滾滾進「牛頭嘴」，
石子滲透着工人的血淚運到各地去
頭上頂着火熱的烈日，
脚下踏着熱燙的石地，
日晒雨淋拼着老命干，
吃的是石粉飽肚腸！
石頭吸盡工人血，
還不時要嗜人命！
流血流汗只老板肥，
吃得腦滿腸肥還在尋思把工人害！

拉李走狗政權定毒計，
毒計是吃人的「僱傭法令」，
老板得計淨癡笑，
唆使爪牙把工人欺，
嚇、壓、辱罵又開除，
抽盡工人血，
還要敲骨吸髓。
工人怒火萬丈高，

萬衆一心斗老板，
工人能敲開石山，
能叫石頭粉碎，
難道不能把吃人的老板砸個稀巴爛
工人的鉄拳要顯威風！

工人兄弟一條心，
罷工抗議申正義。
支援之聲溫暖工人心，
同情之聲激揚工人斗志！
語聲歌聲到處飛揚，
豪邁的歌聲撼石山，
無比威風凜凜身胆！
敵特聞聲盡喪胆！
工人鉄拳堅如鋼，
團結力量大無邊，
不叫老板低頭，
不把拉李走狗政權打倒，
誓不甘休！
堅持勝利到天明！

光滑的手

小

兵

前進！

光滑的手啊！
你使我深深羞愧。
幾時你才生滿繭？
幹活和工人在一起，
幾時你才生滿繭？
幹活和農民在田里。
你可聽到毛主席的指示：
要我們改造自己，
和工農相結合再受教育。

光滑的手啊！
你再也不能驕生慣養。
拿起粗重的工具，
拿起沉重的鋤頭，
我決心把你磨成
一副有用的工具。
跟着毛主席，
在革命大道上
前進！
前進！



蘇修社會帝國主義與“經互會”

蘇修叛徒集團對外一貫奉行大國沙文主義、民族利己主義和殖民主義的政策。它把一些修正主義集團統治的國家，變成自己的附庸國或殖民地，從政治、經濟、軍事上不斷加緊對這些國家的控制，對那里的人實行殘酷的壓迫和掠奪。在蘇修叛徒集團控制下的所謂「經濟互助委員會」，就是它達到弱肉強食的罪惡目的的工具之一。

蘇修厚顏無恥地宣傳什麼，由於「經互會」實行「國際分工」和「互助合作」的結果，成員國的經濟在不斷壯大和鞏固。但是，這不過是騙人的鬼話吧了，請看事實：

蘇修利用「國際分工」作幌子，把波蘭、捷克斯洛伐克、東德等國家的工業當成自己的附屬工廠。規定它們從蘇聯進口原料，按照蘇聯規定的品種、型號、規格生產產品，然後由蘇聯搜購，以加深它們在經濟上對蘇聯的依賴，聽任蘇修的擺布。例如：波蘭進口的工業原料靠蘇聯供應的有的竟佔需要量的百分之八十，而出口的重要物資如船舶、車箱等絕大部分由蘇聯搜購。據報導，捷克斯洛伐克被迫向蘇聯提供大量汽車，並為蘇聯製造氣化器、灌油機以及其它種種零件，以便蘇聯生產一種新牌子的汽車。

蘇修以「國際分工」為借口，在一九六二年強行扼殺了匈牙利傳統的煉鋁工業。匈牙利有豐富的鋁礦資源，戰後一直由本國開採和提煉，但是按照蘇修的新規定，匈牙利只能採掘鋁土，煉成氧化鋁後廉價賣給蘇聯，由蘇聯稍為加工，提煉成鋁錠後再以高價向匈牙利出售。

蘇修以「國際分工」為名，強迫「經互會」成員國中經濟比較落後的國家，以廉價的原料和農產品，來交換蘇聯昂貴的工業品。例如：保加利亞每年向蘇聯供應大量蔬菜、水果、葡萄酒，近年來，這些農產品佔蘇聯同類產品進口量的百分之五十左右，有的竟達百分之八十以上。但是，蘇修給價越來越低，結果換不回來幾台蘇聯機器。今天，保加利亞實際上成了蘇修集團的菜園和果園。

蘇修還同「經互會」其他成員國搞不等價交易，把自己國內的經濟困難轉嫁到它們身上。例如石油，還在一九六四年蘇聯輸出到東歐的原油，每噸平均賣十八點二二美元，而輸出到資本主義市場則只賣十點三五美元。在目前，「經互會」成員國一台鐵路車輛，在蘇聯只能換到一千三百噸石油，在別的市场却可以換到三千四百噸。其他原料如鐵砂、煤、生鐵，直到棉花、羊毛、植物油等等，蘇修無不抬高價格，強迫「經互會」成員國接受。

蘇修對這些國家的人民進行如此殘酷的敲榨勒索，然而它却妄圖遮人耳目，宣傳什麼它甚至損害自己的民族利益，以滿足其他「經互會」國家對原料的需要。真是厚顏無恥之極。

蘇修對「經互會」成員國進行殘酷掠奪的罪行是數也數不完的，但是僅僅這幾個事實已清楚表明，蘇修叛徒集團通過「經互會」實行的所謂「國際分工」、「互助合作」、「生產專業化」等原則，目的是為了剝奪其他國家獨立自主、自力更生的發展經濟的權力，迫使這些國家的生產單一化，加深這些國家在經濟上對蘇修的依賴；使它們的經濟殖民地化，進而在政治上加強對這些國家的控制。這樣，蘇修就可以把它們的經濟命脈緊緊地控制在自己的手里，更便於對那里的人民實行殘酷的剝削。這那里有一絲一毫的互助合作的氣味，有的只是帝國主義的弱肉強食，有的只是宗主國對殖民地的掠奪。

蘇修對「經互會」其他成員國掠奪的結果，這些國家普遍出現了十分深刻的經濟危機。蘇修「國際生活」雜誌不得不承認，「經互會」成員國經濟發展普遍緩慢，

(接第三版)

比在英直接統治時期坐牢還久得多，這是因為他們是硬骨頭，他們沒有患軟骨病，所以，行動黨就死抓他們不放，還千方百計折磨他們，摧殘他們。像何標、云昌定，他們也是硬骨頭，結果，被行動黨當局折磨得差點兒連生命也犧牲。

與此相反，那些患了軟骨病的人，行動黨當局就大表歡迎，讓他們住豪華別墅，營養得白白胖胖，一個個像豬兒，然後，又讓他們在電視台上亮相，向左翼狂吠一陣，還把污物潑在舊同志、老朋友身上，這些軟骨病患者，不正是行動黨政權所歡迎的嗎？

事實是昭然若揭的！行動黨政權對於硬骨頭的人物怕得要死，恨得要命，對於軟骨病患者，則儘量加以利用——用得着就用，用不着就一脚踢開，踢開之後，發覺還可以用，又揀回來利用。這點，那些從狗洞鑽出來向左翼狂吠的叛徒是最清楚的。主筆先生，您對這些假諛公「知之甚詳」吧！

主筆先生，您想當現代的司馬遷嗎？如果您想，這種想法也不錯，但是，您也得小心提防李光耀這

在一九七〇年之前，達不到一九六五年的指標。看！這就是蘇修通過「經互會」推行所謂「國際分工」、「互助合作」給其成員國帶來的「經濟壯大和鞏固」。其實，蘇修領導集團推行的所謂「國際分工」、「互助合作」，也不是什麼新鮮玩藝兒。這不過是美帝國主義為了變本加厲地掠奪和奴役拉丁美洲國家而推行的新殖民主義政策——所謂的「經濟的一體化」的翻版而已，不同的只是貼上了「社會主義」的商標吧了！

蘇修叛徒集團推行帝國主義的擴張政策，是由其本性決定的，因為它早已墮落成爲社會帝國主義了。正如列寧所指出的那樣：「帝國主義意味着分割世界，意味着以少數最富的國家享有壟斷高額利潤。」今天，蘇修社會帝國主義加入了帝國主義之間為瓜分極豐富、極肥美、極穩當的贖物而進行的搏鬥，它同美帝國主義相互勾結，互相承認勢力範圍，把「經互會」其他成員國置於自己的控制之下，夢想實現蘇美兩個所謂「超級大國」瓜分世界、主宰世界的野心。但是，它們這一陰謀是不會得逞的，今天的「經互會」內部矛盾重重、分崩離析，這也是現代修正主義陣營內部日子日益不好過的一種反映。

蘇修叛徒集團是騎在蘇聯人民（轉入第十二版）

一伙人，他們是殺人不見血的，心胸窄小得只容下自己。它們根本不歡迎你當什麼反對派，這點，您應該有自知之明吧！司馬遷說：「人固有一死，或重於泰山，或輕於鴻毛。」您想當司馬遷，這句話您該仔細玩味！現在，對於您當然談不上「死」，但願您經得起行動黨的政治壓力，那就不錯了。「秀才造反，三年不成」，這是一句老話，其實，脫離人民群眾，沒有同群眾緊密聯系的「秀才」（知識分子），造反是永遠也不能成功的。對於您，當然還談不上「造反」，但是，就是您這樣的觸及行動黨的皮膚的批評，但行動黨看來也是「造反」。而您又沒有同人民群眾緊密聯系，沒有人民群眾做您的後盾，您的力量是非常單薄的！

古語說：「疾風知勁草，嚴寒知松柏」，您到底是勁草還是枯草，是松柏還是香蕉樹，那就得讓「疾風」，讓「嚴寒」來考驗一下了！

即頌

撰安

東風樓主敬上
一九六八年十一月十日



捷克斯洛伐克人民舉行示威 反對蘇修長期軍事佔領

捷克斯洛伐克人民不顧蘇修佔領軍和捷修叛徒集團的武裝鎮壓，十月廿八日在布拉格舉行了聲勢浩大的反對蘇修長期軍事佔領的遊行示威。

據報導，數以千計的布拉格青年學生、工人和市民，高舉「寧死不屈」、「我們要自由，不要俄國的奴役」等標語和旗幟，在布拉格市中心區的瓦茨拉夫大街舉行了遊行示威。遊行隊伍高歌挺進，沿途群眾紛紛參加示威行列。在到達老城廣場時，示威群眾已達一萬多人。他們在廣場上舉行了反對蘇修軍隊長期佔領捷克斯洛伐克的抗議大會。會上情緒激昂，人民憤怒地高呼口號：「俄國佬滾回去！」「莫斯科——慕尼黑！」「希特勒——勃列日涅夫！」「你們有坦克，我們有真理！」「坦克不能使我們沉默！」示威群眾還以沉重的心情，為被蘇修佔領軍殺害的群眾默哀致哀。

驚慌失措的蘇修佔領軍和捷修叛徒集團，出動軍隊和大批警察，監視群眾的示威遊行。捷修集團還開出一輛又一輛的警車擋住道路，妄圖阻止示威群眾前進。但是怒不可遏的示威群眾英勇地衝破了警察設置的重重障礙，衝向捷修頭目辦公的地點布拉格宮。這時正在布拉

格宮參加捷修頭目舉行的慶祝會的蘇修駐捷大使切伍連科，被示威群眾的強大鬥爭嚇破了胆，慌忙從布拉格宮的邊門溜走。當示威群眾遊行到民族劇院前，憤怒地高呼「反對蘇修佔領」的口號時，正在劇院看戲的蘇修外交部副部長庫茲涅佐夫也被嚇得從後門溜跑了。

示威群眾還藐視蘇修佔領軍的鎮壓，英勇地衝向蘇修駐捷大使館。捷修當局如臨大敵，在通向大使館的各個街口布置了一道又一道的封鎖綫，並出動救火車用水龍頭威嚇群眾，甚至野蠻地毆打和逮捕示威群眾。面對捷修當局的威嚇和鎮壓，示威者毫不畏懼，他們向着蘇修駐捷大使館高呼：「俄國佬滾回去！」「我們趕走了希特勒，我們也一定趕走勃列日涅夫。」整個示威遊行持續了十幾個小時。

同一天，布拉提斯拉巴市的群眾也舉行了示威。

這次捷克斯洛伐克人民舉行的示威遊行，再一次表達了捷克斯洛伐克人民對蘇修軍事佔領和對捷修屈膝投降的極大憤慨。

自從十月十六日，蘇修在美帝的默契和支持下，和捷修簽定蘇修侵略軍長期佔領捷克斯洛伐克的條約以來，捷克斯洛伐克人民展開了新的規模的抗議活動。他們以罷工、罷課，舉行抗議集會和憎敵簽名等各種形式，揭露蘇修長期霸佔捷克斯洛伐克的法西斯罪行。

十一月六日晚上，數以千計的布拉格市民舉行了反對蘇修軍事佔領的示威遊行，其中有數百名青年衝破警察的阻撓，在蘇修頭目觀看演出的劇院外面開展鬥爭。

七日，從上午到深夜，數千名布拉格的青年學生、工人和市民，在布拉格主要街道和廣場連續舉行遊行示威，使得布拉格的交通陷於癱瘓。捷修當局對人民的鬥爭怕得要命，出動大批警察，使用警棍、催淚彈和水龍，甚至逮捕等手段鎮壓示威群眾。但是，示威群眾不畏強暴，高呼：「俄國佬滾回去！」「燒死勃列日涅夫！」等口號。一批示威群眾還包圍了蘇修佔領軍的汽車，並不顧這輛車上的蘇修佔領軍開槍恫嚇，向蘇修佔領軍吐唾沫和發出大聲的嘲笑。

與此同時，布拉格的一些院校的學生和教師，七日舉行罷課，抗議蘇修佔領捷克斯洛伐克。卡里大學的成千名學生十日佩戴黑紗舉行罷課，他們在集會上通過一項決議，要求蘇修佔領軍完全撤退。

在布拉提斯拉巴市，六日晚上，四千多名青年學生和市民，也舉行了反對蘇修軍事佔領的遊行示威。七日，有成萬的青年在街道上列隊遊行，他們沿途高呼反對蘇修軍事佔領的口號，他們不顧捷修警察和軍隊的鎮壓和逮捕，進行了英勇的鬥爭，他們還向在街道上坐車取樂的蘇修佔領軍發出輕蔑的嘲笑。

捷修叛徒集團對人民的反抗怕得要死，它們害怕人民爆發大規模的反對蘇修和它們自己的背叛行為的群眾鬥爭。威脅群眾不許舉行集會遊行，恫嚇青年學生如果參加遊行就要開除學籍。蘇修佔領軍叫囂將把坦克重新開進城市，來威脅捷克斯洛伐克人民。但是，捷修叛徒集團和蘇修佔領軍的威脅恫嚇，嚇不倒富有革命傳統的捷克斯洛伐克人民，也阻擋不了他們的英勇鬥爭。

捷克斯洛伐克人民這次舉行的群眾示威，又一次顯示了捷克斯洛伐克人民的戰鬥精神。

意大利工人和學生不斷 掀起鬥爭反對資本主義

意大利學生反對腐朽的資產階級教育制度，反對當局鎮壓學生運動的鬥爭浪潮，正從大學向中學擴展。越來越多的意大利中學生同大學生並肩戰鬥。

在意大利的北部的波倫那，在大學生佔領了法學院、經濟學院和政治學院的同時，五千多名中學生舉行了罷課，並在七、八兩天在市中心舉行了示威遊行。

在意大利北部的威尼斯，六千多名中學生八日舉行示威遊行，要求保障校內的民主自由。

在意大利南部西西里區首府巴勒摩，有五千到一萬名學生從五日到八日接連四天舉行罷課和上街遊行。他們要求增加校舍和設備，以及保障學校里的民主權力。

在意大利北部的亞歷山大里亞，三千名學生七日舉行示威，並同警察進行了激烈的搏鬥，數名示威者被警察無理逮捕。第二天，學生再次舉行示威遊行表示抗議。

熱那亞的二百多名建築系學生，衝進了這個市的「市政計劃會議」，佔領了主席台，並當場揭露了「市政計劃」的虛假性。

在首都羅馬和佛羅倫大、那不勒斯、巴里、卡拉納、撒薩里、皮斯科亞、科登薩等城市，六日、七日和八日也爆發了學生罷課、示威

和佔領學校的鬥爭。在許多地方，學生們在學校的牆壁上和手中高舉的標語牌上寫着頌揚列寧和頌揚毛主席的話，並且要求權力歸於工人階級。

意大利工人最近也紛紛舉行罷工，反對壟斷資本的殘酷壓榨。

意大利南部城市那不勒斯和那不勒斯省其他地方的工人，八日舉行總罷工，要求增加工資和充分就業。

在這同時，意大利東部的安科那，北部的烏地涅和波德諾涅等地的工人，也舉行了總罷工。

九日，意大利南部的波坦查和東部的阿斯科里彼十諾的工人，舉行了總罷工，罷工使這些地方處於癱瘓。

在那那不勒斯，大約一萬五千名工人和學生舉行了聲勢浩大的示威，示威者的橫幅和標語牌上寫着：「學生和工人團結起來，反對資本主義」。示威者還高呼：「權力！權力！」



星島家屬委員會的致謝書

一路來，拉曼李光耀傀儡政權百般迫害與折磨我們的獄中親人，妄圖以威迫利誘的手段收買他們，挫折我們祖國的解放事業，事實證明：多少以毛澤東思想武裝起來的反帝愛國志士還被關禁在反動政權的黑牢中，長期地堅持鬥爭，粉碎了反動政權的「招降計劃」，橫掃了反動政權的威風。

我們的親人——云昌定、何標，爲了反迫害，要求改善惡劣的生活條件，從十月三日開始至十一月六日止，進行了卅三天的絕食絕飲鬥爭。這一場英勇鬥爭在獄中同志和獄外群眾的支援鬥爭下，迫使反動當局不得不改變獄中同志的惡劣生活條件，獲得初步勝利。

這一次鬥爭，能够勝利地突破新聞封鎖，說明了只要依靠群眾，敢於鬥爭、堅持鬥爭、勝利一定屬於我們的。

我們政治被扣者家屬委員會，謹在此向所有支援與關照我們親人同志鬥爭的政黨、團體與社會人士致以社會主義的團結敬禮，感謝大家所給予我們的精神與物質的支援，並呼籲大家，今後隨時關注獄中親人同志的生活和鬥爭，支援獄中親人同志的鬥爭，更有效地反擊走狗政權對獄中親人同志所進行的種種迫害。

星島十一大中革命學生致錦發廠工友的慰問信

慰問信說，敬愛的叔叔阿姨們：您們好！我們大中革命學生，就您們爲了反抗美英帝的忠實走卒拉曼—李光耀傀儡集團，伙同反動資方，利用臭名遠揚反工人的「僱用法令」，罪惡的全體開除您們，被迫採取的停工鬥爭的英勇自衛行動，致以最最崇高的戰鬥敬禮！並對於您們目前正在受苦受難，深表親切的關懷與慰問。

敬愛的叔叔阿姨們：您們爲了維護工人階級的尊嚴，如此無所畏懼的革命行動，爲馬來亞革命人民樹立了光輝的榜樣。此行動大滅了階級敵人的威風，大長了革命人民的志氣。

慰問信說，當然，在我們前進的道路上，必定會出現這樣或那樣的難題，但，只要我們老老實實地學用毛澤東思想，真正把毛澤東思想掌握到手，那麼我們便會磅礴於全世界。

馬來亞勞工黨革命幹部及星島左翼文化藝術團體發表聲明 嚴厲譴責拉曼政權的大逮捕行動

馬來亞勞工黨五間店、烏魯槽、振林山、士古來革命幹部，十四日發表聲明，嚴厲譴責拉曼政權進行大逮捕的滔天罪行。

聲明說，長期生活在飢寒交迫中的馬來亞人民，在毛澤東思想的光輝照耀下，掌握了正確的鬥爭路線，大力開展示威遊行、罷工、貼標語、絕食等各種形式的群眾鬥爭，有力地打擊了反動派；尤其是馬來亞人民的武裝鬥爭，更震撼了傀儡政權的反動統治。因此，它們於本月九日再次進行野蠻的大逮捕，把一百幾十名革命群眾投入黑牢。對此，我們表示最強烈的抗議和譴責。

聲明指出，反動派的這一行徑，只能進一步暴露它們的殘暴的法西斯本質，只能促進人民的更激烈的反抗，加速它們的滅亡。對於拉曼傀儡政權犯下的這一系列法西斯罪行，欠下的這一筆筆血債，馬來亞革命人民必將給予有力的還擊。

聲明引用毛主席語錄說，毛主席教導我們：「我們的同志在困難的時候，要看到成績，要看到光明，要提高我們的勇氣。」任何新生事物的成長都要經過艱苦曲折的過程，要付出極大的努力和代價，要想一帆風順，容易得到成功是不可能的。不過，只要我們相信群眾、組織群眾、教育群眾，依靠群眾的力量，一切反動的逆流終歸是會被克服的。「搗亂、失敗、再搗亂、

再失敗，直至滅亡，這是帝國主義和各國反動派對待人民事業的邏輯。它們是不會違背這個邏輯的。」革命總是向前發展的，前途是光明的，這個歷史的總趨勢是任何人也改變不了的。儘管敵人千方百計的進行血腥鎮壓和逮捕，只能是自掘墳墓。

星島左翼文化藝術團體十一月十日也針對拉曼李光耀傀儡集團瘋狂逮捕革命人民事發表聲明：

聲明說，對於拉克曼李光耀傀儡集團的這一狂妄行動，我們要提出最最強烈的抗議和最最嚴厲的譴責。

聲明說，毛主席早就英明指出：「社會主義制度終究要代替資本主義制度，這是一個不以人們自己的意志爲轉移的客觀規律。不管反動派怎樣企圖阻止歷史車輪的前進，革命或遲或早總會發生，並且必將取得勝利。」今天，祖國北方的革命戰火已經燃燒起來，這一場革命的星星之火，燎原之勢已定，我們就要直搗傀儡政權的老巢，讓你們死無葬身之地！

慰問信說，敬愛的叔叔阿姨們：我們革命學生莊重地向您們保證，儘管在前進的道路上，還會遇到各種各樣的困難和曲折，我們始終堅定不移地作爲您們的戰友，高高的舉起偉大的革命紅旗，在反對帝國主義、現代修正主義及一切反動派的鬥爭中，攜手前進！

最後慰問信說，我們衷心敬祝您們，在這場反壓迫反剝削的偉大階級鬥爭中，取得完全徹底的勝利。

羣衆遊行抗議大逮捕

在十一月十五日晚上，上百名憤怒的羣衆，他們衝過了反動派在大坡大馬路佈下的封鎖綫，安然的來到四脚亭。八點廿五分，只聽鑼聲震天，突然出現了一隊示威羣衆，他們高喊口號高舉抗議布條和火炬，布條寫着：「抗議逮捕百餘名反帝志士！」、「弔死拉曼—李光耀」。這時，羣衆紛紛從組屋內，出來圍觀，有的面帶喜色頻頻點頭，有的閃着讚許的眼光。約十分鐘，遊行隊伍即有秩序的撤退。

可是，死守在大坡大馬路的幾百個狗腿們還傻傻的守在那里，真是可笑之極。耀武揚威的大狗殘暴隊，在羣衆面前，只不過是個大笨蛋，沒有什麼了不起。

（接第十版）

脖子上的吸血鬼，而蘇修的一些盟國，不管是什麼哥爾卡叛徒集團、烏布利叛徒集團、日布科夫叛徒集團、卡達爾叛徒集團、杜布契克叛徒集團等，也統統是一小撮騎在本國人民脖子上的吸血鬼。它們在國內大搞資本主義復辟，竭力推行資本主義的「利潤原則」，它們成天考慮的就是如何從廣大勞動人民身上壓榨出更多的血汗以飽自己的私囊，它們腦袋里裝滿的就是如何搞到更多的利潤。因此，這些吸血鬼坐在一起還談得到什麼「互助合作」。它們之間發生的不過是勾心鬥角、爾虞我詐而已。但是，大權仍然操在蘇修手中，小嘍囉只能俯首聽命，否則就要大難臨頭。蘇修出兵佔領捷克斯洛伐克就是一個証明。這宣告了現代修正主義的總破產。

在修正主義集團統治下的東歐各國人民，越來越看清楚蘇修通過所謂「經互會」對他們進行掠奪的社會帝國主義強盜的猙獰面目，同時，也越來越看清楚本國修正主義集團追隨蘇修、出賣民族利益的賣國賊的面目。他們正在覺醒，正在奮起鬥爭，他們終將有一天會推翻本國修正主義集團的統治，解除蘇修社會帝國主義強加給他們的枷鎖。